

Nature High 王盛弘

1.母校輔大的耶誕舞會聲名遠馳，平安夜裡八九點鐘，往新莊的省道中正路上，從校門口到大漢橋下，人車壅塞於途一公里有餘，車燈閃閃，耶誕燈飾一般；臨午夜時，中美堂裡播畢最後一首慢板舞曲，燈光旋即大亮，人群依依地往外疏散，中正路上再有一次瓶頸。

初讀大學，髮禁、舞禁剛開放不幾年，中學時每月第一個週會，教官用食指、無名指在後腦杓髮腳處一夾，說，明天到教官室複檢。這個如幼稚園時檢查手帕衛生紙的場景還熟稔得很。黨禁、報禁更是前一年才解除，加上我來自鄉下，標準土包子一隻，戒嚴令在心中還上著鎖，好像小腳放大，反倒不知怎麼走路了。迎新舞會上鶩鶩扭扭，面對幾名台北本地女同學的邀舞，只能紅著臉，乾乾地微笑。

同學中一名外交官女兒見我如此上不了檯面，耶誕舞會前乾脆來個「行前教育」，她教我們幾個來自中南部的男生抓鼓點，傳授簡單的舞步。她教的是中規中矩如琴鍵黑色白色各就各位，一離她的視線，我就不知如何動作了，只好憑著感覺，跳得像微波爐裡的爆米花，一場舞會下來，竟覺通體舒暢，生活細瑣中自尋來的煩惱一時都隨汗水排出體外。

未打預防針，身上沒抗體，稍嘗了跳舞的好處後，我便全面擁抱，有一陣子不管身在何處，只要耳中一響起舞曲，兩膝蓋便自然抖動如唱盤跳針。誰，連我自己，都沒想到後來我會混跡舞場，舞後，雙頰酡紅還勝酒酣，說起話來頗為孟浪：「不跳舞，長兩條腿做什麼？」我站在校門口天橋上，如正酩酊，這樣地對同學宣稱，語氣激昂，頗有些革命或起義的味道。波特萊爾說：「有些誘惑真行，簡直就是美德了。」跳舞是其中之一。

那時候，上學期有迎新舞會，下學期有歡送舞會，各系獨力主辦，或三兩個系所

合辦，班上幾名準舞棍相互通告，往往不請自去，三五個人、七八個人，圍著個圓圈，搖啊搖，晃啊晃，高興時大笑，更高興時尖叫，還要更高興呢，團團抱在一起，暴發戶般過度揮霍著青春。

2.偶爾，我們也到校外打牙祭。前幾年電子舞曲還是小眾，我們便去了和平西路 Spin 和中泰賓館 Kiss 小廳。Spin 自晚上九點起，舞曲逐漸由弱而強由緩而快由清晰如電腦程式而迷離如嗑了藥，極有韻律極有品味；後者大廳並無可觀，只是些樂團學戴老師作帶動唱，小廳不然，通常沒什麼人，早期電視綜藝節目不要命似地噴乾冰，我就這樣混身其間，沒把一把腰跳成兩截不回家。回家前躲到廁所如超人窩進電話亭，換上乾爽的內衣襯衫，返身當我的乖寶寶。

這兩年電子舞曲席捲而來，真有火燎秋原之勢，南京東路的 TeXound 自與電音掛上了勾，鹹魚翻生也就是如彼吧！一般舞廳晚上十一點後逐漸進入高原期，TeXound 則午夜兩點前稀稀落落，一般舞廳三點五點打烊，它也硬是到隔日十點鐘才關門。再後來才興起的 2F 的營業時間則更區隔開來，星期日白天，天光止步處，惡之華盛開時。

電子舞曲能在台瞬間引爆，與搖頭丸的添薪加油脫不了干係，警方頻密臨檢、媒體大肆報導則充當鼓風手，另一方面，知識分子的坐視，宣稱其中有自 Rave Party 衍生而來的精神，「解放」被當成了流行商品大肆消費：就十年前，美國 DJ 法蘭克應承六〇年代嬉皮追求精神自由的理念，高張 PLUR——Peace 和平，Love 愛，Unity 合一，Respect 尊重——大轟，在不斷重複如儀式的樂音中，舞動者身心盡皆釋放。原始精神「了」不「了」成了枝微末節，解放的快感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已先嘗到了，以美國為基地輻射而出，台灣在世紀末也納入它的版圖。要獲致彼種快感，搖頭丸可當催化劑，我的朋友 Kimila 說，當搖頭丸與音樂發生化學作用，輕飄飄地腳踩不到地，變成棉花糖似的綿綿的身體，然後，就看見彩

虹了，總是有彩虹，我就是彩虹。他口中那「天人合一，人我一體」的境界我雖嚮往，在我看來卻是浮士德的交易。但這並不意味著我難以體會：他們靠搖頭丸當火箭送他們到極樂世界，我則是 Nature High，留在上個世紀的蒸汽小火車，動、動、動、動，一路到天堂。

何謂 Nature High？仿美容界聞人蔡燕萍的說法，「自燃就是美」，不依憑外物催化，自體燃燒。

電子舞曲突然火紅稱霸初期，已跳過幾年的我，也跟時髦單獨上過一次 TeXound，正熱身哩，驀地白熾燈光大亮，音樂隨之闇啞，人聲窸窣窸窣，頗有怨言，原來是警察臨檢。兩個荷著長槍的警員守在入口處，神情肅穆；場子裡巡視的是一個禿頭圓胖的警官；跟在他身後的，也是一個荷槍警員，他揮著槍管隨意往垃圾筒撥弄。警官走進人堆子裡，把一個瘦得腰身還有一稔的青年拎了出來。那青年搖頭晃腦、腳不沾地，神智不甚清楚（他看見彩虹了嗎？）。警官扯著嗓子對大家訓話：「不學好，不愛惜自己，就不怕你們爸爸媽媽操心嗎？——」人群裡有小小的騷動，像風掠過青草地，很不馴地。

場內森嚴，場外我親眼所見，卻是男女幾個人分著搖頭丸，在馬路邊喝著可口可樂給吞下肚去。

臨檢頻繁使 TeXound 歇業過一陣子，人馬一時轉到台北新興遊樂場華納威秀的 Light Bug，朋友邀我去過一回。當晚，人多到溢出舞池是不消說的，穿著清涼的辣妹向才見第一眼的老外猛獻殷勤，一雙乳峰幾乎貼到鼓起的褲襠上，午夜兩點鐘，氣氛沸騰如窩藏在壓力鍋中，男人紛紛脫掉上衣，肥顫顫一片肉海只苦了雙眼並無關道德，但互相交換興奮劑之類的藥物，個個暈頭轉向，有人不支撲倒在陌生人身上……我早早逃出舞廳，蹣跚地漫步要回家去，一路上乾嘔但吐不出什

麼。

這樣的人生離我太遙遠。這樣的人生不是我所想要的。

就這樣，套得上「反璞歸真」的陳辭嗎？在電子舞曲成為時尚指標的當頭，我又跳回了迪斯可和恰恰。

3.恰恰是四拍五步的拉丁舞曲，第一、二、四拍各一步，第三拍則快速滑動兩個步伐，在敞寬的舞池子裡，男女兩方舞步小但不細碎、臀部線條動靜分明不可猶疑、雙手自然揮動如寡婦鳥求偶，往往跳得兩頰酡紅，喘氣成一美妙的韻律。

電子舞曲風行台北，TeXound 之類的搖頭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崛起前，Funky 的恰恰時間曾帶給不少圈裡人極樂回憶。周五晚上，pub 裡擠得養鰻池子到了餵飼時間一般，午夜一點鐘的恰恰時間將到，池子裡便巴夫洛夫的狗似地受制約，自然形成一列列縱隊，許多不諳熱舞的，也下到裡邊去，相識者兩兩相向，旁人很難插入。一俟恰恰舞曲響曲，徐懷鈺、莫文蔚或瑞奇馬汀，都能讓場內一片歡呼，極有默契地一前一後動了起來。安分的人小幅度搖擺，熱情的，卻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扭動。那一點點空間，真的就只能前前後後了，跳錯了固然會踩著了或被踩著了鞋子，若一時作了個大動作，也準碰到旁人，偶爾還換來一雙白眼哩。

快樂也就在此吧，懂得舞步的，可以稍事變化，轉個圈圈，耍一兩個花樣；木訥的，不必擔心，只要一前一後隨著大家動作即可；迪斯可時間不容易對上的識者，跳個恰恰，還覺得頗有默契哩。

同志酒吧在台灣，八〇年代圈內聞人趙媽在中山北路開的「名駿」是濫觴，後來

趙媽又陸續主持了倉庫、柴可夫斯基、卡門等酒吧，數度被威脅、砸場、進出警局，並曾因幾張男扮女裝的照片而遭指為「人妖」，因此入獄。相隔不過十數年，同志酒吧在台北星星點點，雖偶有臨檢或抗議噪音的聲音傳出，一般人已多採「休管他人瓦上霜」的態度，白老師《孽子》中那個埋在窄巷、只能由門縫側身進入的「安樂鄉」已成陳跡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開在鬧區大馬路旁、名滿東南亞同志圈的 Funky 一類的酒吧了。

我這幾年跳舞，便都在 Funky，有一整個半年我於報社編新聞版，永遠趕「死亡線」，下班總在晚上十一點以後，壓力大得很，幾乎每個週末夜我搭公車回三重租賃處，便在林業局這一站下車，到 Funky 舞到天昏地暗後，換上乾爽恤衫，才搭計程車回家。一回司機吞吞吐吐，是明知故問：「怎麼都是男人？」倦極了的我，不似平日畏縮、掩藏，隨口回他：「同性戀酒吧啊。」過癮！

除非朋友邀約，我都獨身到 Funky，通常會碰上幾個照過面的，沒有深交無法深談，哈哈也就是了，很難成為舞伴；也偶有人遞過紙條說要認識，更是前言搭不上後語；迪斯可自己一個跳，天經地義，恰恰時間一到，看到大家兩兩成雙面面相對，孤單的我可有一絲黯然？答案是，不太有的。就算與朋友偕行，我也總自己跳，因為自知龍飛鳳舞，很難規矩到跟上或被跟上腳步。

多半時候我站到面對 DJ 檯左側高出約莫一尺的平台通道上，很輕易便跳進自己的情緒裡去。站到高處可以冷眼旁觀，感覺上心境比較超脫，我發現這你一進我一退的恰恰，有點兒像愛情局勢：一個人往前衝時，另一個便向後退，等到那人萌生退意了，對方才又追上前來。狀況好時，可以稱得上是平衡或是默契，卻往往是，當一人示好，另一人無動於中，終於要放棄了，才猛然捉住不放。

或者正因為不容易，才顯得珍貴吧。

4.大學時室友問過我：「你想要跳到幾歲呢？」我答得頗不馴：「跳到死！」前年底我脊椎不適，醫囑少作劇烈運動，我一聽，最快冒出腦海的，便是難道要放棄這十餘年來唯一持續不斷的運動嗎。此外，自從以年級斷代的潮流興起於網路，而席捲各界以來，身為五年級生的我，雖是最後一班，也不時被七年級、甚至六年級生逼宮，表態說「廉頗老矣」。煞有其事地，突然地我對煙與菸也不能忍受了，大學時我老說要開一家禁菸舞廳，說不定真能吸引某些族群哩。

正思前想後，與一名長輩去了亞太會館霞飛路一號，看到場上幾名長者舞得極有韻致，我生了盎然的興趣，一位貴婦人伸手相邀，長輩苦於腳疾而拒絕，我穿球鞋，賴服務生通融才能進場，但遭囑一定不可下池，因此也掩飾了我的笨拙。此時大學同一夥跳舞的張竟來電說他學了幾期社交舞，問我有興趣否。

有有有，當然有！我便也去跟了同一位老師，一板一眼地學起舞來，教到恰恰時，老師 Closed Position、Open Position、Chasse……術語滿場飛，明明看他輕盈如腳下安了滑輪，我卻遲滯像剛學步，冷不防地，後背被拍了一下，我轉頭看見張在對我鬼鬼地笑：「我看你還是跳迪斯可的命啊。」哼，我可不服輸哩。

我問張，以前那夥一起跳舞的同學現在都去做了什麼？嗯，那個跳起舞來最為妖嬈的女孩，在美國拿了兩個碩士，緊接又讀了宗教博士，現在在小岩城主持一個教會；還有，那個艷冠全場的女孩，早早考過高考，目前是督學……我也快結婚去了，唉，只你一個還在這裡「東飄西盪」（這不正是白老師筆下金大班的自喻之言嗎？）

不管不管，舞照跳歌照唱，老驥伏櫪，無千里可志？卻仍有半百人生要獨自面對哩，能不自己找點樂子嗎？